

目 錄

五全代會之延期與中國前途..... 莫 明
 魯意喬治最近的談片..... 金水譯
 定縣印象記..... 沙 鷗
 彼黍離離..... 庚 辛

疾 呼

旬 刊

本 刊 已 呈 請 登 記

中 華 郵 局 掛 號 認 爲 新 聞 紙 類

第 二 卷 第 三 十 期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九 月 十 一 日 出 版

每 期 大 洋 二 分 半 八 角 三 分

全 年 五 角 郵 費 在 內 郵 票 通 用

代 售 處 及 通 訊 處

保 北 南 天 漢 上 武 本

定 平 京 津 口 海 立 國 北 國 通 郵 局

文德堂裕霖閣羣玉山房
 佩文齋岐山書店及各大書局
 正中書局花牌樓書店及各大書局
 永記書局天津書局及各書局
 青年評論社及各大書局
 國際書局現代書局及各書局
 新生命書局及各大書局
 保定疾呼旬刊社

五全代會之延期與中國前途

莫 明

自今年三月三十日，中常會決議提前召集五全代會之後，日事破壞南京時圖推翻現狀之粵港黨政領袖，即有朝開代會，夕即宣布破裂之堅決表示。時南京深知內部分離，影響於抗日剿共匪淺，因而打銷前議，改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集正式五全代會。現會期又將屆矣，而粵方政客爲本身利益之保持，復實行嚴重之反抗；但其軍事領袖，尙欲顧全大局，因而平衡其向，此本月三日陳李蔡三人聯名，電請中央黨部暨汪蔣兩常輔停止召集五全代會之電之所以發出也。在素日同情於公開政治之蔣介石與夫高標民主政治之汪精衛，一方願慮結束訓政之困難，一方爲維持今日政治之現狀，並促成內部之團結，亦自不得不使五全代會延期，以免如陳等所謂「陷黨國於萬劫不復之境」之危險。故廬山會談結果，五全代會，殆決延期。

五全代會之開成，固然關係中國前途，至大且巨；然而五全代會之延期，吾人亦認爲於中國前途不無補益。以近數年來。秉政諸公，彼此歧視，鉤心鬥角，相傾相軋，輕則電文攻擊，重則刀兵相向，以致對內對外，均處失敗，論外交，失陷四省，論內政，成績毫無，而人民因內亂之破壞，及世界恐慌之影響，亦日趨困苦，當此水盡山窮之今日，南京與粵方，再不幸而破裂，恐如火如茶之赤禍，不難延長擴大於無窮，口人殘暴之鐵蹄，不難踏遍我華北也。

然吾人之所以認爲五全代會之延期有關中國前途者，非京粵兩方，一時之苟安已也。蓋深願兩方領袖，在此現狀不變之時，努力反省，自怨自艾，將口頭之合作，變爲精神之結合，彼此切實負責，勿再空言自娛。將兩次全國代表大會暨歷次中央全會，常會，中政會之議而未行，行而不動之議決案，一一檢察，首求其不行不動原由，次分別決定進止，可行者，力求實現，可止者，從此作罷。如此則全國之氣象一變，自可震動中外之視聽，樹起民衆之信仰矣。

設不此之務，而如大公報之所言：「其用意當不外乎維持現狀，延長待機。」此後，恐不但不能合作，且於最近之將來，不難演出種種之笑劇與慘劇。是則五全會之延期，反予禍中國者充實準備之良機矣。黨國衆彥，何取何從，其深長思之！

魯意喬治最近的談片

金水譯

英國自由黨領袖和前任首相魯意喬治雖然是個政治家，却很像一個農夫。幾個星期以前，有個倫敦星期時報的代表到他那松

柏環繞的家宅去訪問，看他用了全副的精神去照顧他的蘋果和梅子，而非常的厭惡政治生涯。該代表提到他那關於肉食也要徵稅的宣言與自由黨的主義根本不和的當兒，他回答說：他不是在朝的自由黨員，他那參加該黨會議的資格也已取消了。

他說：「我現在自由了，無拘無束了，這一切只有議會中的代表們應負責任了。」

接着又說：「各國自由黨之在朝者，除美國外（我想羅斯福或是自由主義者），都變成灰色了。」

「但是自由主義的精神永遠不死。它是永不會死滅的。現今爲政黨中所具有的自由精神比已往任何時代都豐富的多。我在和不自知其屬於何黨的男女談話中，發現了那真正自由主義的死而復活的精神。合宜的觀察人生，關心或心願幫助較爲不幸的人——這就是那些培養自由主義的東西。」

該代表重提肉食徵稅的議案的時候，他這樣的解答：「我是不主張納稅的。我是主張自由貿易者，無奈，我生於這種國家中，那有絕對的選舉團產生了政府，那政府是贊成納稅的，所以就有稅了，雖然那不是一種正當的辦法。然而他們認爲正當，就這樣辦起來了。」

「就把我作個例子罷。我是個農民，我要想盡力去生產，需要化學肥料和機器。這些東西必須用錢購買，然而必須納稅。我把牠們買來應用，結果，我的收穫增多了。但是我這種收穫又必須以廉價售出，因爲國內有自由進口的貨物來在市場上和我們的土產競爭。這是對本國農民極不公允的一件事。」

「與其有這種情形，還不如實行絕對保護關稅呢。如果我們

必須納稅，就等於予英國領地以特別利益。

「沃大瓦會議發生了許多錯誤，將來一定發生不快的反響。據我觀察，不出明年，就是那富於保守思想的農民，亦將要大聲疾呼的宣告其不適於用。」

「自此以後，那錯誤的事件繼續不斷的出現。在你剛來到以前，有位大顯主自 Coment Garden 來看我的藥品。他對我講：「自英國領地進口的藥品，每藍由領地政府津貼四先令六便士。英國的藥品生產者能怎樣和他們競爭呢？」

「我的隣人有個雞廠，但是他的雞蛋運到市場比較那來自千萬里外的雞蛋的價錢還要貴些。我又有一位農民朋友告訴我：倫敦市上來自新西監的黃油較比他自己在本廠的黃油，價錢要貴一倍。」

「還有一種更奇怪的情形——這些領地所產的蘋果，雞蛋，黃油等在本地的價額較比此地反倒高的多。這誰能說理去？」

「湯姆生先生說：他要把這個情形仔細觀察一下，我說好極了。越快越好。」

他批評沃大瓦會議之後，該代表就請問他的政策怎樣。他講

「我的政策就是自由貿易和到田間去。現在我國從事農業的人數只佔入口十三分之一，這是世界上最小的比例數了。其次最小的比例數是五分之一——那就是在比國。德美兩國各佔三分之一。」

「到田間去應成爲全國一致的運動。國家應該效法地主之於佃戶，預先墊款於農民，使之建造房屋。」

「任何工業要想發達，都能够遷移到都市去，惟獨農民是不能够的。我有二百五十英畝農田，我的鄰人有四十英畝。我們不能像工業似的組織一個公司讓公眾來維持我們呢？」

「那是不能的，農業富於個人性質，不能發行股票。但是它需要資本却和工業是一樣的。這種情形國家應該曉得，並且應該聘請專家來研究這一切農業問題，作解決的根據。」

「我們國家並不是沒有這種農業和園藝專門人才。爲國家的利益計，我們應該任用他們。」

「關於我的菓樹的培植，我曾請教於 N.E. 某專家；而且請教於此人的不但我個人，即英屬亞倫比亞，加里佛尼亞和歐洲各地的菓樹培植者也得到他不少的幫助。他的才能應該施展到全國去，叫全國的農民都得到這種好處。」

定縣印象記

沙 鷗

定縣，在河北，已然早就有名了。而今又劃的實驗縣，其名稱更著。像蓬萊仙山一樣，他在我腦中，已然盤據了一年多。但是因了這種，每天工作不多，而離不開的職業，所以始終也未曾去一次。前天，「君自天津來，負有使命想去參觀定縣的一切，約我一同走一走。一來因了心中多年的憧憬，二來受了他那話中有刺的催促；所以在熱度九十度的天氣之下，我們一齊出發。」

八月四日的正午，車站上擁著許多人。我同「君也在衆生中共同瞭望著，盼望欲穿的火車。站下的鐘，才到十二點，還要過

半點，才有車。於是我們倚在站臺的短牆上，放下我臂上所掛借來的大衣，把帽子當蒲扇，不住的扇風和瞻望。在站台進口的上邊，懸着一幅油畫：畫裏一堆雪，堆成人形，寫着「滿洲國」。上面一輪紅日，寫着「義勇軍」。旁邊一個軍人持槍向「滿洲國」進攻着，或是表示着中國軍人，要枕戈待旦吧！一位西裝少年，穿了紅灰色的西服，胸前一條粉圍花的白領帶，巴拿馬草帽，白帆布鞋，手內輕搖着一把文竹寬邊大股摺扇，扇面上紅紅綠綠似乎還有字畫，施施然而來，也是等車的。不知道爲什麼，他在我腦子中，却有了深刻的印象。瞻望許久，蠕蠕而動的火車，終於進站了。被後邊的人擁上了車，身子好像擰扁了，又鼓起來似的，進入了車門。我們看見了兩個空座位，君坐下了。我正想估摸那一個，旁邊一位老鄉說：「不行！那邊有人！」「好吧！他來了我再起來！」我一面說一面坐下了。那位老鄉翻了翻眼皮不言語了。可是我坐了兩點鐘，也沒有看見他的同伴來找。不知道他這是什麼心理，寧願座位空着，而不許人家坐。鐵路沿線，盡是非稼。高大的玉蜀黍，高粱，迎風招展。矮的穀，豆子，東西婆婆。一望無際；遍地皆青。我不覺的想起了，與我曾有一面之緣的東北！

在民國十八年之秋，由北平往哈爾濱找飯吃去。乘了北寧路車出山海關，關外沿鐵路，盡是高粱，莖子較矮，而上而結的實，累累的比較粗而且多。一眼望去不知接連有幾十里路。與今日景況，極爲相似。不過沒有這樣的茅屋草牆，而遠遠的只看見像小城似的四角城樓，高聳入雲而已。想到此地，車站上的油畫，又現於眼簾了。

車外邊三而被烈日直曬着，裏邊充滿了各種熱氣，好像蒸籠

。尤其是坐車的，老鄉們，口內總要向外冒烟，洋烟，旱烟，結合成一種特殊的烟味，使你一口口呼進去，吐不出來。但你還得提防他們，或者是留神他們，因了有時候他們一高興，便把煙頭扔在車窗子的夾縫內，那你就真要坐「火車」了。走了半天，到四點鐘的時候，「定縣車站」的木牌子便入了我們眼簾。

三

車站的兩旁，羅列着，飯館，茶館，酒店，那面「定州眼藥」的一丈長的大橫布的广告，是給我頭一個印象。不過所謂鋪子者，絕不是什麼金壁輝煌，顧客不斷的，像什麼中原公司，或是先施公司。這只是一排不過五尺高的茅屋，破爛的門窗，其中是用磚和灰土砌成的立方體的土台，算桌子，兩旁放着兩條，一坐就要倒的，荷延殘喘，掙命似的椅子。台上面是半似瓷半似瓦器的茶具，座上是幾位額黑色的臂膊，帶着黃泥的赤裸了的脚，的農人們，蕭遙自在，正在吸大錫旱煙，手也指指畫畫的，正在談天；見了才進站的火車，尤其是從車上跳下的紳士們，太太們，都覺他們增加了注意力。

在接客的旅店伙計包圍之下，我和我被擁入了路旁一個長筒狀的酒店？旅館？不滿五尺寬的小門面，一直走進去，好像一條走廊，廊中兩旁用木板子隔開成爲一間一間的房間。彼此相隔，只有一片薄而且裂紋的木板子。這便是鎮上最好的旅店了。因爲「的匆忙，我們把隨身的衣物，交明櫃上，定了一間屋子之後，便出來叫了兩輛八成新的人力車，向「會上」走去了。

走了幾步，便上了一段土路，約有三尺高，完全用泥土堆起的，下邊是深有一尺車轍的路，爲走大車用，上面只許人力車或

行人走，當然，如果大車上坐一位武裝同志，就算例外了。走了廿分鐘，才到了城門——車站是在城外的。城門是四個門洞，據車夫說，因為風水，只走兩個。城是土色的城，上面磚石，不少剝落了，是露出裏面的黃土，間或有一兩棵小樹，倒掛在城牆上。城牆上沒有什麼美麗的標語，左邊是一塊烟捲公司廣告，左邊邊着藍地白邊，大長方形的一塊牆，上面是：「白敬字眼藥」！在崎嶇不平的，土路上，便進了「城」。

城裏與城外，似乎只是這兩個字筆畫的不同吧！假如我們進了北平城，向東便看見那洋樓高聳，車馬喧嚷的東交民巷。向西便看見，那一樓接一樓的銀行街。即或到了保定，一進西門，也可以看見那條保定繁華結晶的西大街。可是進了定縣的城，所見的還和城外一樣，甚或比車站旁還荒涼些。進了城，另換了一條路，是用石灰和十打成的，路旁豎立一個石碑，上面是：「陸軍第×師第×旅……」「這是什麼路？」「模範馬路，前二年修的，「誰修的？」「老總們，現在快壞了！」「這城有多大？」「週圍七、八十里，比北京城還大。」「我和車夫，一面走，一面問答。城果然大，一眼望不到邊，彼黍離離，芄芄者高粱，間或過一兩條街，兩旁也都是土房，柴門，門內堆滿了農作物，一兩條看家的狗，蹲在門口，穿着粗藍布褲褂的老奶奶，拉着上穿紅襖，下穿綠褲的孫女坐在門檻上向外看。這樣子又是走了三十分鐘，遠遠的看見兩桿大旗竿，後來到了一座衙門式的房子門口，大門上用油漆寫着：「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實驗區辦事處」一進門向南是大門，對着門是一座大影壁當中用白灰塗了，上畫黨國旗，和一個大「平」字。兩旁共六個大字，一邊是：「除文盲」，一

邊是「作新民」進門旁邊，是用鉛板架的棚，裡面放有三十餘輛自行車。有幾位工友正在擦車，T必恭必敬的，把懷中帶着頭銜的名片掏出來，滿臉含笑向着校工問：「葉先生在不在？」「不在。」校工很不耐煩的回答：「我們特來參觀的，請你去向會中人說一聲。」「不成的！本會上午辦公，下午休息，此中沒人，不能招待。」「我們是從保定來的，時間很短，可否通融一下，進去看一看，如果有人指示一下更好。」工友拿了名片，一步步走出大門去了。走了半點鐘，回來了，「不成，秘書不在，你們願意進去轉一下，就進去吧！最好明天早上八點鐘來！」「是！是！」T和我便鞠躬如也的走進了大門。

四

房子是古老的房子，窗戶，門，都歐化了。一進門兩旁是兩個小院，一邊是學校式教育，在牌上寫着。其中是兩間小規模的教室。一邊寫着社會式教育，是三間屋子，因為鎖着門，也未罷進去。再進去是接待室，交際室，在交際室中，陳列着許多圖表：有平教同志歌，和社會式教育之圖表，是以平校畢業同學會為中心，T君對我講：「在二年以前，平教會設立平民專校，由平校畢業的學生，組織平校畢業同學會，畢業生回到本村之後，便負起鄉村平教的工作，從事各種社會事業，結果成績很好，而主持平校的人，便是現在的定縣縣長雲六丁，一位河南人。」我又看了看圖表：

55 男	17 女	72 共	青年	552 男	307 女	2117 男	379 女	2639 男	686 女	3325 總計
同學會數目			會	員						

在一縣內有了三千餘人，在有組織的指導之下，而從事地方活動，這便是平教會的成功基礎。

再向後走，一座三層的高樓，上面立着一位魁星，下面的最低一層，是圖書館，只看見外面陳列着幾十本書，內中藏書多少，是不知道的了。此外就是辦公室，戲劇練習室，廣播電台，機器房——一間小屋，陳列着兩輛破自行車，正在修理呢，好像一個修理自行車舖似的。

這樣子走馬看花似的，就走出來了。

五

走出之後，便到實驗縣政府去觀光。走了十分鐘，到了一條比較繁華的街，兩旁是店舖，街的中間，便是縣政府，街旁的飯舖子，門口都掛着一塊告示，寫着「……莫打官司莫生氣！」。看了不知何意。縣政府門前一座門，上面有一塊石匾：「古中山園」，再進去是大門，宜門，二門，最後到了大堂，看不見紅綠圓桌的公案桌子，只見一座大講堂，上首一座小講台，下面是幾十條椅子，臺上一個講桌，只見了一個兵，站在講堂後面，向內走的門口上。我們進門之後，找到傳達室，一位很客氣而和藹的老工友，把我們來意問明之後，必恭必敬的請了座，就向裏面傳遞去了。「這種局勢應該和平教會換掉過來！」我不由的跟坐說了一句，他沒有說什麼，只逗了我一笑。不久我們便在一間很樸素的屋子和縣長霍君談了起來。霍先生，是一位四十歲的河南人，穿着白夏布褂，帶着眼鏡，頭髮是推光的，頂上是禿了。態度像個教員，所以說起話來，也有點講堂風味，以下是他的談話：「在以前我總以為中國人要不得，尤其是官署的差人。

但現在我知道，中國百姓，真是好百姓，差人也不是十惡不赦不能改善的人。兄弟到此之後，先由縣署作起，把舊日的班房一律改換，提高司法和行政警察的薪金，最高到每月十七元。再其次就是多下鄉多召集村人會議，改善公安局和警察。因為這是一切改革行政的基本。」

「第二就是禁毒，各村選派禁毒委員，負責勸戒監督鄉民，第三便是改善一切訟事，你們兩位，也許見了街上飯舖門前都由縣政府發下不少告狀的告示，現在正和本縣民衆教育館商量，想把縣署附近飯舖，一律取締，由該館經營公共食堂，以免認棍流氓，以飯舖為欺詐人民的大本營。」

「此間情形，和鄰平不同，他那裡是一切獨立，甚至可以自行制定法規，和其餘的縣不同，而此間是和其他各縣一樣，不過較多一縣政研究院(?)的上級指導機關而已。至於辦事，自然困難不少，但也不是辦不下去的，只怕遇到兵差……」我們同時代他嘆了一口氣。以後下君又寒暄了幾句，我們便告辭了。

六

再後，我們便奔向農場去了。農場是在瘟神廟附近。本是官地，撥與平教會作實驗的。其中五穀茂盛，夾雜還有果樹。場門口，豎立一個大牌，上寫畫着大豬，羊，雞，等等畫。大概也是因了下午不辦公，沒人招待，我們二人又作了不速之客。

我們最先是拜訪諸先生。進門向左拐便是他們的住宅。分成幾格，進口的地方用木欄圍着。一個小小院落，一間小瓦房。諸先生身體，有七八尺長，四尺多高，大頭大耳，鬚在沙土上飄氣。我們他們門口的門牌抄了兩個下來：

「波支猪，美產。而寬，頸部豐圓相大。足短。全體黑色，惟面部尾端，及四支，均具白斑，成熟期早。」

「天模斯猪，頭及鼻部長且狹。耳暨且長。足高。全體淡紅色，或彩紅色。繁殖力大，成熟期較晚，英產。」

我們看完猪，便去看羊。在那碧綠的草地上，散佈着十幾隻潔白而嫩小的羔羊，是多好一幅羊景啊！牠們一邊自在的吃草，一方發出尖銳的呼聲，不知在這危難的中國土地上，竟沒忘了牠們的祖國——瑞士！

牠們的毛色，多是白的，較中國羊純潔一點，我再借用羊圈的的牌子，介紹給讀者：「瑞士羊，體大，頭稍長。頸細身較瘦。體白色，或褐色。角有或無。乳發達，產乳較多。」

「你們看雞去吧！」一位趕羊的工人說了。「在什麼地方？」「在後面屋子後頭，土坡上。」我們經過了許多植物區，可惜「五穀不分」的我，也不知都種的是什麼東西。走到後面，在鐵絲網子內是雞。這雞也不是國雞，是外國種，牌子上大書着：「紅洛島雞，美產。羽毛深紅色。腿頸黃色。單冠或玫瑰冠。卵肉兼用種，產卵最多，性情訓良。」

此外還有白色的「君子口」自己念道：「萊克杭雞，白色，尾長腿短。卵大，肉不可食，為世界最良雞種。」

都看完了，就往外走，雖然沒人招待，却也覺得自由自在的，飽了眼福。

七

在歸途的車上，不由得想起在店中的一幕。在我們房間隔壁，已然半夜了。牌聲，嘻笑聲，異常紛亂。

「王排長！你不打怎的？玩錢就不許急！」

「怎的，就是不打了。有功夫還攙着小紅睡覺去呢！」

一聲女人的嘻笑聲，又是搬椅子，動桌子，……這時車已然到點了，在店伙的指導之下，我們就登上車了。在車中，好像耳旁還充滿了，笑聲，牌聲，等等聲音，可是猛一抬頭，又見了車站上所掛的布製的油畫，——寫着義勇軍的那幅軍人殺敵的宣傳品。

彼黍離離

庚辛

去我大兵進了周京了！

看哪！猛烈怒吼着的煙火，照得滿城都紅而且紫了。直衝霄漢的火炎，追趕着一羣羣，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難民使他們向城外狂奔了！他們現在無暇思索，「為什麼大戎來的這樣快？」

「為什麼堂堂的周天子，竟抱了不敵抗主義呢！」他們只怕那異族的蹂躪，只怕那慘無人道的大戎們的姦淫擄掠！只有沒命似的跑，這時號稱偉大而莊嚴的皇都，竟全被黑烟籠罩了。」

金壁輝煌的宮殿，是用了庶民之血汗而造的，油紅的窗戶都雕成傾斜的小四方形，每一扇窗，都糊了潔白而細緻的紗羅。窗上面的房椽子，都雕成正確而端正的立方柱，柱頭上畫着金色花彩。椽子上面，是碧綠像深秋而黑的琉璃瓦。被太陽照耀起來，會使人遠遠的就要抬頭表示驚訝的。殿內，是羅列着鼎，鐘，和盤盂。地上是柔和的席，上面編出龍鳳的花紋。周天子，每日坐在殿上，吹笙鼓瑟，和褒姒一同宴樂。最使天子迷亂的，是褒姒的跳舞，她像乳燕伸翅似的，又輕微又敏捷，應着音樂的節奏，跳

着，歌着，丈餘長的錦帶，像虹似的團團擺動，緊緊的圍在她的雪白的背脊上。天子的心，好像被吸的鐵，粘住了磁石，再也和她不能分離了。討厭的大臣們，今天有人說什麼國家社稷，明天又有人說什麼祖宗墳墓，天子每次聽了這種絮絮得像蚊蠅一般的話，或看了像蚯蚓一樣屈折而厭惡的奏章，總是不言不語，把眉頭皺一皺，把袍袖袖子搖一搖，不表示意見，更不說出半句言語，大臣像貓一般，沒有一點聲音，急忙退下去了。替代大臣上殿的便是那位柔媚媚曲的褒姒皇后了。

沒有料到，一夜的功夫，犬戎竟入了皇城，天子早已帶了御林軍和美麗皇后，逃往東都了！可是得消息較晚的大夫們百姓們，便作了這幕悲劇的主人。

周大夫一位叫子都的，在前幾天，早已聽到這種風聲，尤其是由犬戎派人送來的書信，他早已料到是有今日的然而他一位職卑而位小的下大夫，怎能說話呢？而且見到了許多的上大夫，不都遭了天子的中斥了嗎！犬戎是打破西門了，子都的心中，便開始作戰了！他想要聯合起來他的同僚和城內的同胞，共同和犬戎作最後的一次鬥爭，但是平日連弓矢都沒有拿過，連長矛都舉不起的他和他的同伴，與那些像羔羊或狐狸似的，瘦得像枯骨，或肥得像凝脂，一般同胞們，去與那短小而精悍的犬戎去作戰，不是像驅羊給猛虎一樣的悲慘嗎？到了這時才知道，什麼文，什麼禮樂，和那一些龜殼上而刻着字的東西們是無用的了。他發恨爲什麼平日不去練武功，不去舞干戈，只是每天作磕頭蟲呢？若說是殉國吧！可是明明的看見天子和宮妃們從從容容駕着車跑的遠了。天子，都城的主宰，都可以逍遙去，爲什麼自己死呢？最後時機越緊了，天子的宮殿，早已着火了，一條條的火蛇在那壯麗的宮殿上來往徘徊，雪白的窗紗，早已成了烏黑而粉碎的斷片了，一切的一切，都變成墨一般氣味悶人的黑烟罩在大衆的身上。他最後也只得踉蹌的加入潮水似的羣衆中。

他親眼見了妙齡的少女，被十數個犬戎扭着打着，塞入路旁的小屋了，他又看見幾個服裝不整，丟盔曳甲的周兵，被犬戎用繩子捆了拉着走。兵士們都垂下了頭，在那灰白貧血的臉上又增加了幾行清淚。他腳下也不知踏了多少死屍，走到門外時候，他的履上都滿塗了鮮紅的血！

說是悲憤憤滿了他的心，還不如說是恐懼和怨恨填滿了他的胸。「只有暴力是民族求生存的利器呀！」他不覺得這樣呼喊了！

時間不停留，那一幕悲慘的印象，在子都心中，已存有二年了！周天子穩坐在東都，說是要自新，而西都早已無人過問了！犬戎摧折之後，早已出城一堆堆的瓦礫，便是在西都留下的紀念物。

子都受了良心的催促能？他又走到故都來追吊了城牆四方只餘下兩面，城內很茂盛的黍，很高大的苗，綠而且壯的稷，生在那模糊中，還可以辨別出的殿基之旁。一望無際的田禾，代替了當年矗立櫛比的屋宇，曾經車如流水馬如龍的大街，早已變成凹凸狹小的田間阡陌了。再沒有騎了高頭大馬，佩了金鞍的王孫游走了，只有一兩個衣服藍縷像乞丐似的農人，在路上徘徊！烏鴉一陣陣回巢了，曾住過高堂大廈的小燕，也不得不飛往卑鄙潮濕低矮的茅舍中，去舂化乳燕。但他吱吱的叫喚聲音，却不禁引起大夫的吟興了！

「彼黍離離，
彼稷之苗！
行邁靡靡，
中心搖搖。
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
此何人哉？」

大夫的喉哽住了，他不再吟下去了，他緊緊的把右手握着，向着天上揚起了上臂！